

# 闲话旗袍

孙青瑜



旗袍是清代的一种旗服，原分男装和女装，后来随着时代变迁，演变成中国女性特有的服装。它不但浓缩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华，也是中国民族服饰发展的一个顶峰。

旗袍长盛不衰的原因有两点：一是省工省料，穿着方便；二是简洁流畅，一气呵成。中国历代女装均有上襦下裙之分，外加各种配件，极为繁褥。而一袭旗袍就能取代一切，不但省去不少麻烦，还洋溢着简约之美。从领口看，旗袍可分高脚、矮脚、无领、元宝领；从开襟看，有直襟对开的直腰身大小巴，有交错直开襟、琵琶襟、全人字、直斜襟、弯刀襟、大刀襟等；从腰身看，分弯曲的、完全束腰身的；开叉，分高、中、低 3 种。旗袍有长有短，可根据时节、身段自由选择，可剪成到脚背上的长旗袍，可剪成到膝盖以下的中旗袍，还可剪成膝盖以上的短旗袍……可以说，在当下的流行时尚中，很难找到能与旗袍相媲美的款式设计。自从 19 世纪 40 年代，旗袍经韩俊峰先生改进后，便带着逼人的魅力，走进中国女性的审美领域，走进王公贵族的后庭，也走进北京的八大胡同和上海的弄堂……新式旗袍将中国服饰带入“摩登”的范畴，带入艺术的审美领域。没有哪一种款式像旗袍一样，把中国的民族个性和艺术审美如此完美结合在一起！她带着一种矜持美，一种矜持的文化、高贵和前卫，演绎了中国女性内心驻扎的含羞、矜持又内敛的传统思想与都市女性主义复活的前卫思潮的大碰撞，同时展示了中西文化在服装界的一次隐形交锋。新式旗袍的出现，展而不露地把女性的躯体美芬芳四射，柔媚而不失内敛，熨帖地迎合了当时中国女性的审美渴望和审美理想。

旗袍经过一段风靡和流行之后，已经成了一种古董，人们总是在历史的想象和记忆里寻找她的美感，寻找中国女性最动人的曲线美及高雅、矜持的文化内蕴。在争奇斗艳的街头，偶尔看到一袭崭新的旗袍，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头凝望，带来的是几多怀旧的思绪，回望着旗袍的永恒魅力。正因为如此，具有东方女性美的旗袍早已飞出国界，受到各国妇女的青睐。

杨南平在《旗袍新说法》中说：“旗袍，表面上不温不火，实质上浑圆深厚。旗袍光

滑、简洁，表达的却是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势。它有一种过滤作用，向人们展示东方女子的温柔、典雅和闪光之处。”其实，杨南平所赞的旗袍是民国以后的旗袍，而清朝时女人所穿的旗袍，由于缺少变化，显得严冷方正、呆板平直。现在我们在电影、电视剧中看到演员饰演清廷宫女所穿的旗袍，实际是现代旗袍。它经过多次改良，已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。

旗袍虽好，却对穿着它的人十分挑剔。一般来说，体型适中的中国女性最适宜穿旗袍。像上世纪 30 年代的电影明星胡蝶、阮玲玉，宋氏三姐妹中的宋庆龄、宋美龄，都给人留下她们身着旗袍的美丽身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像于蓝在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中饰演的江姐，谢芳在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早春二月》中饰演的林道静、陶岚，张曼玉在《花样年华》中饰演上海老市民，都因身着旗袍给人留下美丽的记忆。正因为旗袍能使中国女性显得亭亭玉立、身姿妖娆，所以它才可以在中国的服装领域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
记得在我家乡豫东农村，无论是大姑娘小媳妇，很少有人穿旗袍。一是因为穷，买不起。二是买起也穿不起。因为与旗袍配套的长筒袜、高跟鞋价格不菲，而且在乡间压根就买不到。另外，乡间的环境不适宜穿高跟鞋。由此可见，在过去，旗袍全是为阔太太和富小姐们备下的，所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它自然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符号，几乎灭绝。不曾想，改革开放后，旗袍又回归了它的流行温度。

当我在书斋囚禁 20 多年，带着我的一箱子款式各异的旗袍重新走进城市时，以一种历史的姿态出现在城市街头，绝不是为了寻求个性表达，而是一种无奈的逃离，或者说是有意在与时尚进行一次微弱的抗衡。因为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尚旋风，很多人无力无心更无钱应对，所以只得将着装定格在历史深处，不但省钱，还能以不变应万变抵御摩登迷乱，不知道是不是另一种穷极思变？让书写着身份感的旗袍，从富贵的符号跌成了穷人的无奈和无力！

# 第一次打靶

师建华

十多年的军旅生活，经历了太多的第一次，最让我无法忘怀的还是第一次打靶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是 1993 年 2 月 26 日上午，再有两天我就要下老兵连了，连长宣布最后一个训练科目是实弹打靶，这对于我们新兵来说是既激动又紧张。连长集合好队伍，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喊着响亮的口号，朝着西山打靶场出发。

这是个天然的打靶场地，三面环山，山坡里积雪还未融化。在打靶前指导员做了简要动员讲话，交待了安全事项，说完打靶就开始了。我呆若木鸡地站在指定位置，心里一直在暗暗告诫自己：千万别紧张，千万别紧张。“卧姿装子弹”连长一声令下，我顾不上动作是否规范迅速趴在射击的土堆后面，按照排长先前的方法，尽量使右肘里合、着地支撑，两肘保持相对稳固，眼睛集中于准星、觇孔、靶心三点。当我感觉瞄准线接近瞄准点时，扣动了扳机。“砰！”随着一声枪响，划破了山里的宁静，子弹壳冒着烟落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子弹不留痕迹地飞向前方靶子的位置，靶子周围冒起一股烟，根本看不清有没有射中。报靶员在绿色的胸环靶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子弹击中的位置，举着红圆牌在胸环靶上绕了一个圈（表示零环）。我心里嘀咕：“第一次打靶第

一枪中了个鸭蛋，这第二枪该怎么打呢？会不会是枪出了毛病。”

手中的枪愈发沉重了，我的心也凉到了极点。连长又命令：“打开保险，第二枪开始射击”。啪、啪、啪，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位置的枪声都响了，唯独我还迟迟没有击发。连长蹲下来，拍着我的头，告诉我不要受第一枪影响，放松心态，肩膀和枪托一定要顶实，这样不容易脱靶，射击的时候闭左眼、睁右眼，注意“三点成一线”，屏住呼吸，抠动扳机。我按照连长的解讲，瞄了又瞄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打个十环。随着射击的号令，我又一次扣动扳机，枪响后，报靶杆晃动着，仅中了个六环。我报告示意：“连长，是不是我的枪校得不准，感觉瞄准了，成绩怎么还不理想”。连长二话没说，拿起我手中的枪，站姿单手持枪击发，报靶员使劲地晃动着靶杆，给了十环的提示。枪是没有问题的，连长安慰我：“做任何事都要一步一步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掌握动作要领，熟能生巧。不信，你第三枪肯定会超出六环的。”这一开导，我自信心上来了，心跳也平稳了，接连打出了八环、十环、九环的成绩，连长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第一次打靶，三十三环的成绩虽不理想，但这也是我克服困难的一次重要经历，为我今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。



## 母亲的生日

靳登高

与好友相约，要去苏杭旅游。想着即将拥抱梦中的西子湖，马上就可以畅游人间天堂，已全然忘了背上那个沉重的旅行包，也顾不上了炎炎烈日下满脸的汗水，脚步轻松而畅快。

走进周口火车站，正搜寻着自己要坐的那节火车，不经意间，前面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背影。心中不由一惊，母亲怎么来到了这里？

紧走两步赶上，喊了一声：“娘！”老太太扭过了脸诧异地望着我。哎！认错人了，她只是一位拾荒的农村老太，缠在头上的围巾掩不住苍苍白发，带大襟的粗布上衣早已褪色，佝偻的腰记载着她劳碌的一生，尖尖小脚走起路来缓慢而吃力。

看她手中拎着一个装满矿泉水瓶子的化肥袋，我鼻子一酸，掏出一百元塞到了她的袋子里，径直上了火车，留下一脸茫然的老太太呆在原地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：“不要，不要”。

上了火车，却没了对“人间天堂”的兴致，更无心欣赏窗外的风景，眼前只有刚才那位白发老太的背影，那再熟悉不过的背影，再亲切不过的背影，是我白发亲娘的背影啊！

我操劳了一生的母亲，我善良可亲的母亲，你在哪里？儿子想你了！

恍惚之间，看到母亲蹒跚着向我走来，满是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微笑，唤着我的乳名，问我：“你在忙啥哩？”没等我回答，母亲转眼又不见了。

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，母亲已经离我远去，我已不可能再见到我的亲娘了。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，悄悄打开一个折扇，轻轻掩在脸上，任由泪水肆意流淌……

突然，火车一阵晃动，睁开眼，自己却不在火车上，而是躺在家里的床上，原来是妻子摇醒了我，叫我起床上班。

哎！又是一场梦，一摸枕头，已然湿了一片。

母亲已经离世十多年，想见到母亲，只有在梦里了。

忽然想起查查农历，果然，今天是母亲的生日，原来是该给母亲过生日了！可母亲远在农村老家，远在另外一个世界，阴阳相隔，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，为母亲买个生日蛋糕，给母亲洗洗脚捶捶背，听听母亲的唠叨……

我多么羡慕那些父母还健在的朋友们，能够在父母面前尽尽孝该是一种多大的幸福啊！

## 诗三首

李中锋

### 黎明望月

月儿弯弯舞东南，  
金星痴痴遥相看。  
夜夜作陪难聚首，  
默默无语胜千言。

### 拂晓观日

羞羞答答出浴川，  
悄隐林梢觅清闲。  
彩袖轻舒遮不住，  
红晕霎时铺满天。

### 冬日抒怀

熏风露莹醉寒晖，  
晴云阳暖沐雾霏。  
最爱冬日行不足，  
折柳误觉春早归。